



塔德·克利斯特
總會主日學會長

父母是孩子 主要的福音教師

歸根究底，家才是教導耶穌基督福音的理想場所。

班·卡森談到自己時說：「我以前是學校整個五年級學生中成績最差的一個。」有一天，班參加一個總共有 30 道題目的數學考試。坐在他後面的學生改了他的考卷後就還給他。他們的教師威廉森女士開始一個個點名，問大家答對幾題。最後問到班。班很 尬地含糊作答。威廉森女士以為他說的是「9」，就說，對班來講，30 題答對 9 題是很大的進步。坐在班後面的學生大聲說：「不是九！……他一題都沒……答對。」班說，他那時真想挖個地洞鑽進去。

在那同時，班的母親索妮雅也面臨到困境。她是家裡 24 個孩子中的一個，只讀到小學三年級，而且不識字。她 13 歲就結婚，後來離婚，有兩個兒子，她在底特律貧民窟撫養他們。然而她非常自立，且堅定相信只要盡到自

己的本分，神就會幫助她和她的兒子。

有一天，她和兩個兒子的生活出現了轉捩點。她領悟到，她所幫傭的那些成功人士家裡都有個圖書室——他們會讀書。她下了工回到家裡，關掉班和他兄弟正在看的電視，簡單明瞭地說：「你們看太多電視了。從現在起，每週只能看三個節目。有空就去圖書館——每週要讀兩本書，並向我報告。」

兩個男孩很震驚。班說，除了學校規定的課業外，他從沒讀

過別的書。他們抗議、抱怨和爭辯，但是都沒有用。班回想說：「母親訂下了規定。我當時不喜歡那些規定，但是她下定決心要看到我們進步，而那份決心改變了我的生命。」

結果非常驚人。到七年級時，他在班上已經名列前茅。他獲得獎學金進入耶魯大學就讀、然後就讀約翰·霍普金斯醫學院，並在 33 歲那年，成為該院的小兒神經外科主任、以及世界知名的外科醫師。這是怎麼辦到的呢？大部分是因為他的母親雖然沒有很多生活上的優勢，但是卻光大了她身為母親的召喚。¹

經文談到父母的職責，說父母有責任教導孩子了解「悔改、對活神的兒子基督的信心，以及洗禮和藉按手禮的聖靈恩賜的教義」（教約 68：25）。

身為父母，我們應該是自己孩子主要的福音教師及榜樣——不是主教、主日學、女青年或男青年組織，而是父母。身為他們主要的福音教師，我們可以教導他們贖罪的大能和真實性——他們的身分和神聖的命運——這樣就給了他們可以建立在其上的穩固基礎。歸根究底，家才是教導耶穌基督福音的理想場所。



大約一年前，我奉派前往黎巴嫩貝魯特。在那裡，我得知有位12歲的女孩撒拉。她的父母和兩位兄姊已經在羅馬尼亞歸信了教會，但撒拉那時才7歲時，後來全家必須返鄉。他們的家鄉並沒有教會、沒有任何有組織的單位、沒有主日學，也沒有女青年計畫。五年後，這個家庭得知貝魯特成立了分會，並在我抵達之前，讓這女孩由一位兄姊陪同，到那裡接受洗禮。我在那裡舉行了一場祈禱會，針對救恩計畫作演講，撒拉常常舉手回答問題。

會後，在得知她之前幾乎跟教會沒什麼接觸後，我走向她，問道：「撒拉，妳是怎麼知道那些問題的答案呢？」她立刻回答說：「是我母親教的。」他們的社區裡並沒有教會，但他們的家裡卻有福音。她的母親就是她主要的福音教師。

以挪士說：「那些我常聽到父親講的，關於永生和聖徒的喜樂的話，深深印在我心中」（以挪士書1:3）。以挪士主要的福音教師是誰，就毫無疑問了。

我還記得家父坐在火爐旁閱讀經文和其他書籍時，我都會坐在他旁邊。我記得他總會在襯衫口袋裡放一些卡片，寫著他所要學習和背誦的經文句子、莎士比亞的引文及新的詞彙。我還記得我們在晚餐的餐桌上提出的福音問題和討論。我記得家父曾經許多次帶著我去探訪年長者——我們會停下來為某人買一支冰淇淋、為另一個人買份雞肉晚餐，有時家父還會在最後握手時，趁機把



錢塞給對方。我記得那種好的感覺，也渴望變得像他一樣。

我還記得家母在大約90歲時，在自己的公寓廚房煮飯，然後裝了一盤食物走出去。我問她要去哪裡。她回答說：「我要帶些食物給年長的人。」我心想：「母親，你自己就是年長的人啊。」我對我父母的感激，永遠也答謝不完，他們是我主要的福音教師。

身為父母，我們所能做的最有意義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教導孩子了解祈禱的力量，而不光是禱告的例行常規。在我大約17歲的時候，我跪在自己的床邊，作個人的晚間祈禱，卻不知道家母正站在門外。我結束時，她說：「塔德，你是在求主幫助你找到個好妻子嗎？」

她的問題令我非常意外，那件事離我的思緒還非常遙遠。那時我想的是棒球和學校。因此我回答說：「不是。」她說：「孩子，你應該這麼做。這將是你最重要的決定。」那些話深深烙印在我心裡因此在隨後的六年中，我都祈求神幫助我找到一位好妻子。

而祂奇妙地回答了我的祈禱。

身為父母，我們可以教導孩子去祈求會帶來永恆影響的事物——像是祈求有力量在充滿挑戰的世界中保持道德潔淨、成為服從的人、以及有勇氣堅守對的事。

無庸置疑地，我們大多數的青少年都會作晚間祈禱，但是也許還有許多人很難養成個人晨間祈禱的習慣。身為父母和他們主要福音教師的我們，有能力改正這一點。在摩爾門經時代，有哪位父母會讓自己的兒子出發到前線作戰，卻沒有配戴胸甲、盾牌和刀劍，來保護自己不受敵人可能致命的攻擊呢？但是我們有多少人會在每天早晨讓孩子走出家門，進入最危險的戰場去面對撒但和他無數的誘惑，卻沒有配戴祈禱的能力所帶來的、具有保護作用的屬靈胸甲、盾牌和刀劍呢？主說：「要一直祈禱，……好使你征服撒但」（教約10:5）。身為父母，我們可以協助孩子建立起晨間祈禱的習慣和能力。

我們也可以教導孩子要明智地運用時間。有些時候，我們需

要像索妮雅·卡森一樣，必須下定決心、慈愛而堅定地，限制孩子觀看電視和其他電子設備的時間，因為許多時候，他們的生活都被這些事佔滿了。我們可能必須將他們的時間重新引導到比較有益、且以福音為導向的活動。他們開始時可能會有些反抗、有些抱怨，但是我們必須像索妮雅·卡森一樣，有遠見和決心堅持下去。總有一天，我們的孩子會了解並感激我們所做的一切。如果我們不做這件事，誰會去做呢？

我們每個人都可以自問：「我們是否把自己靈性、智能和創造力上最好的部分，給了自己的孩子？或他們得到的是我們剩餘的時間和才能，而我們將一切都給了我們的教會召喚或職業生涯？」我不知道在來生中，像主教或慈助會會長這些頭銜會不會繼續存在，但是我確實知道，丈夫和妻子、父親和母親的頭銜會繼續存在、受到崇敬，永永遠遠。那就是我們務必要看重自己在這世上身為父母的責任的原因之一，好使我們能準備好在來生接受更偉大、但又類似的責任。

我們在履行父母的責任時，可以確信神必不會拋下我們。神絕不會賦予我們責任，卻不給予神聖的協助，我可以為此作見證。願我們在身為父母的神聖職責上、以及在與神的合夥關係中，都成為子女的主要福音教師和榜樣。我如此祈求，奉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■

註：

1. See Ben Carson, *Gifted Hands: The Ben Carson Story* (1990).



約格·克雷賓格長老
七十員

懷著自信 接近神的寶座

如果你願意聆聽並付諸行動，藉由應用耶穌基督的贖罪，此時你就能開始增加自己的屬靈自信。

從 1到10的等級，你會如何評量自己在神面前的屬靈自信？你是否有個人的見證，知道你目前身為一位後期聖徒所作的奉獻，足以使你繼承永生？你能否捫心自問而感覺到天父對你很喜悅？如果在一分鐘後，救主要與你作個人面談，你會有哪些想法？你會讓罪、懊悔和種種的缺點主宰你的自我形象嗎？抑或是你只是體驗到喜悅的期待？你會迎向祂的目光，或是加以逃避？你會在門邊徘徊逗留或是滿懷自信地走上前去會見祂？

每當撒但無法說服像你這樣未達到完全、但仍努力不懈的聖徒，去放棄對慈愛又親近的天父的信仰時，他就會用惡毒的伎倆，盡可能地把你和神的距離拉得很遠。撒但知道對基督的信心——這種信心能持續不斷地帶來溫柔

的慈悲，甚至偉大的奇蹟——與你的個人自信是息息相關的，也就是相信你一直在努力選正義。因此撒但會尋找各種方法進入你的內心對你撒謊——騙你說天父對你很失望、贖罪對你已經遙不可及、你沒有理由再嘗試、別人都比你好、你不配稱，以及使用其他上千種伎倆來達成相同的邪惡目的。

你若讓這些聲音欺騙你的靈魂，就無法懷著真正的自信接近神的寶座。無論你做什麼事、無論你祈求的是什麼、無論你所希望的奇蹟是什麼，總是會有恰恰足夠的自我懷疑，來削去你的信心——不僅削去你對神的信心，也削去你對自己的自信。以這種方式遵行福音不會有樂趣，也很不健康。最重要的是，根本不需要這樣！決定是否要改變是操之